

徐春羽撰

琥珀連銀

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武俠
長篇
琥珀連環

第一集

徐春羽著

第一回

唱秧歌一燈添趣
申法令三木顯賊形

「風雲起兮壯士悲；巢覆家傾兮安所適歸，男兒生作國柱石兮妻孥何爲！披金刃兮碎玉杯，願死沙場兮不願生回，紫羅襪推兮飄星，寒柝遞兮蕭雲壓，上馬殺賊兮摧枯索，咽嗚叱咤兮吞怒雷。一戰再戰三戰皆捷兮驚神威。將軍威；賊子危，輦送金珠到虎闌，虎闌有虎不如狗，未計國瘦且家肥。將軍苦戰望援兵，軍中走報斷糧炊，矢盡道窮壯哉死，忠骸挺立骨不酥。神女破空忽天來，淚血灑灑琥珀圭，解連環，符玉枚，負英骨萬里飛。鄰里娘行走相告：『俠女背得義士歸』義士歸，雨雪霽，奇英殊烈世不摧。閒筆寫入無雙譜，供君同醉陶然杯。

定海原是浙江東北一座小島，四面是海，島上這末一塊旱地，地方雖不太大，却是海防一個要塞。因爲彼時天下承平，四海安靜，雖有駐兵，並不重視，城裏居民，多半以農漁爲業，拚些力氣，換個溫飽，融融怡怡，原可靜享太平之福，無如人心惡勞喜

逸，飽暖生事，因之禍隱無形，隨念增長，以致家破人亡，身受慘報，再想恢復從前樂境，絕不可能，除去自怨自恨，更無挽救良方。在那個時候，鴉片已然流進中國，定海沿著海岸，更是近水樓台先得月，比別的地方來得容易，雖然沒奉明文還不敢明目張胆，其實也是掩耳盜鈴，差不離隔三五家准可以有一家私烟館，其中抽烟的人，除去這些有錢的闊紳富商全都家裏安了烟床，擺了烟燈，講究槍，燈，斗，烟，不肯到這種地方來之外。這種私烟館裏主顧，多半是些旗兵，混混兒，當小差使的小老鴿，雖然沒有多大局面，可是鎮日總是和滿坐滿。定海有座竹山門，就是這竹山門一條街上，開着就有個十幾處。單說裏頭有一家，暗蔓兒（暗號）叫吹雲樓，主人姓方，號叫小唐，原是一個紅鼻子師爺，失了業，便幹了這個營生，因為眼皮子雜，暗蔓兒（主持人）也硬，來抽烟的人頭兒也齊，買賣比別的同行都高出一頭。一溜北屋七間全都打通，沿着牆滿是烟床，儘北面的牆上是大玻璃窗戶，可以看見街上，燈明床淨，往那裏一躺，吃着喝着有人伺候着，確有樂趣。這一天方小唐老早起來，看着夥計收拾烟床擦燈，添油，換捻子，搥斗，換紗，通槍，擺茶壺，潔茶碗兒，挑烟，挪凳兒，倒痰桶，……正在指揮之際，忽聽院子裏木頭底兒響，一陣咯噔咯噔聲兒就跟穿花蝴蝶兒一樣，從外頭走進一個小堂客來，沒等方小唐說話，一步搶進，一隻手往方小唐脖子上一勾，方小唐沒有防備，頭一發沉，腿一發飄，一個歪不楞倒在小堂客身上，小堂客就勢兒一搬方小

唐的臉，就在那方小唐細工加料實納的麻腮梆子上噴的就是兩口。方小唐沒有防備，還真吓了一跳，使勁往上一翻，勁頭兒使猛了，一滑一歪，摔在地下。慌得幾個夥計，趕緊上來摻扶，方小唐氣喘吁吁的道：「這是誰？大清早晨這麼玩笑？要是把我摔壞了，你賠得起嗎？」旁邊那婦人咯的一笑道：「怎麼着急了？摔壞了雞蛋我擔不起，摔壞了你還有什麼大不了不得？狗臉親家說急就急，你還覺乎看你怪不錯的哪德行！」說來也怪，方小唐一肚子不高興，讓小堂客一頓排揎，不但沒了氣，反倒哈哈大笑道：「我還當着是誰哪？敢情是你呀，不但沒急，我還更高興哪，來，來，來，你再來一下子，」說着不住把個身子往前亂蹭。小堂客裏頭一推道：「哼！你願意了，我又不高興了。德行！」方小唐道：「不高興就散，真格的，你昨天晚上，不是跟着那塔二爺走的嗎？怎麼你這末早你就跑來了？八成兒塔二爺不怎麼對勁兒吧？」小堂客啞的一口啐道：「德行！大清早晨，你別找我四六句罵你，姓塔的什麼東西他也敢沾太太我告訴你說，太太扎一刀子冒紫血，噁噁略噁好朋友，姓塔的是混蛋，你要糟，你可是姓塔的承重孫。」方小唐笑道：「得了，得了，您是貞節烈婦，我過兩天給您摺一坊，掛大匾，……」小堂客不等方小唐往下再說，一搶步扎煞着兩隻手過去又要擰方小唐，正在這末個功夫，忽聽院子裏有人唱：「八月裏秋風兒陣陣涼，一場白露一場霜……」悲悲慘慘，彷彿掛着哭味兒似的，方小唐趕緊向小堂客一使眼神道：「先別鬧，來人了。」

一言未盡，來人已然走進來了，八月的天氣，穿着一件芝蔴紗的大褂兒，腰裏繫着一根涼帶兒，一手提着一隻畫眉籠子，一手揉着兩個核桃，頭髮挺長，一臉油灰，眼窩子上還掛着兩塊兒眊眊糊糊，流着兩道兒清鼻涕，萎萎縮縮踱了進來，一伸手去掛鳥籠子，鳥籠子沒掛穩，一個哈欠，手一軟，差點兒沒把鳥籠子掉在地下。方小唐趕緊過去請了一個安道：「伊老爺，您真早，您交給我。」說着接過鳥籠子，伊老爺已然一頭歪倒烟床上道：「方掌櫃，您怎末着，昨天晚上，我們屋裏那幾位吵定了要吃烤羊肉。我說烤羊肉，這個地方那裏能吃得好？頭一樣兒，佐料不全，連糖蒜都沒有，吃什麼勁兒，他們不信，吃定了，還真算不錯，羊肉不太羶，就是支子差一點兒。」方小唐不懂道：「什麼叫支子？」伊老爺道：「對呀，支子你沒見過，我們吃烤羊肉底下有個鐵架子，就叫支子。肉擱在支子上，底下拿松木烤，昨羊肉到買着了，就是沒支子，後來實沒法子啦，您猜怎麼着？十幾根鐵條子，弄鐵絲擰在一塊兒，算是對付着吃了一頓飯，我們七個人，吃了不到三十斤肉，按說不算多吧，您猜怎麼着？我會吃得合適了，從昨天晚上，就覺乎攪忙，直到今兒個，還是有點發堵，灣兒我也沒瞞，您先給我挑一個大份兒的。」方小唐答應，夥計早給送過來了，一個大蛤蜊兒，裏頭裝着滿滿一下子烟，伊老爺拿過來先擱在鼻子上聞了聞，向方小唐道：「這還是那撥兒貨嗎？」方小唐道：「您說的陳三那撥兒貨，早就沒了。這是新貨，您嚐嚐，比上撥兒好，

又香份，又油性大，外帶着不起殼子。」伊老爺也不言語，拿起烟杆兒挑了一點兒，往燈上一燒，嘩的一聲，冒出一股青烟，伊老爺趕緊往鼻子上一送，嗅了嗅道：「您猜怎麼着？不錯，這倒是地道原來檔兒。」又蘸了一點兒燒燒，燒燒蘸蘸，一會兒功夫，那個烟泡兒已有棗核兒大小，一手拿着烟杆子，一手拿起烟槍，把烟斗在燈上噓了一噓，跟着一晃兩晃，就把那口烟上上了，雙手一托烟槍，向方小唐道：「您先來一個尖兒。」却不等方小唐回話，那一頭已然進了嘴，噓兒，噓兒，嘴不住嘖，杆子不住動，一幌兒一個烟泡全完，屋裏却沒見着一點青烟兒。跟着端起茶杯，一仰脖子，一口嚥茶咕咚下去。一縮脖子，一翻眼皮，長長出了一口氣道：「你猜怎麼着？這烟不錯，是比上撥兒強。」方小唐准知道蝴蝶兒張（小堂客）這早來必有事，可是當着伊老爺又不好問，便向伊老爺道：「老爺您先用着，我跟您告個便兒。伊老爺歪在那裏，不住欠身道：「有公治公，回頭說話兒。」方小唐又向蝴蝶兒張一努嘴，蝴蝶兒張會意，一點頭就跟着方小唐走了出去，剛剛走到院子裏，要說話還沒有說，忽聽門外一陣歡呼亂叫：「松子你贏了二兩多，你得請我弄一個烟！」「二那子（人名）你也贏了好幾兩，烟我不會抽，你就是把那個蝴蝶張給我叫來叫他陪我一宵……」吆吆喝喝，進來了一大羣。全是營混子打扮。最後跟着一個，帽子扣到眉毛上，看不清臉貌是誰，方小蝶當時一怔。原來是到這種烟館來抽烟的人，全都有朋友引見同來，生人也不賣，自己也找不了來。今天

一看這幾個營混子，倒是老照顧主兒，惟獨後頭跟著這位，帽子蓋到眉毛上，簡直瞧不出是那位，可是看那個樣兒絕沒來過，挺高的大個兒，拔着胸脯子，腆着腰板兒，也絕不像一位黑案上的朋友。這兩天外頭風聲挺緊，對於眼生的人，自不能不注意，可是就在這一眨眼功夫，這些位已然全都走進屋裏，也就沒了法子了，便悄聲兒向蝴蝶張道：「你大清早晨跑到我這裏來，八成兒有什麼事吧？你快點說，我可沒功夫。」蝴蝶張冷笑一聲道：「德行！你忙什麼？來的又不是住夜容。」方小唐道：「我沒那造化，你沒聽見嗎？人家要包你一宵呢？」蝴蝶張旺的啐了一口道：「德行！別讓他們這撥兒填碗眼的挨這道紫花罵了，你要聽着順耳，你不會讓你們家那個母的去做法一號，不比你淨等着捻烟灰找錢強！」方小唐道：「得了，得了，別的話少說，你倒是有什麼事吧？」蝴蝶張道：「事是有，還跟你有便宜，不過我得慢慢說，快了我怕打前失。」方小唐道：「好！您就慢慢說，我就慢慢聽，到底是怎麼檔子事？」

「蝴蝶張道：『這件事說小不小，我問你打算發財不打算吧？』方小唐道：『不爲發財，早回家抱孩子去了，誰幹這路缺德營生？』」蝴蝶張道：「想發財。再問問你有胆子沒有？」方小唐道：「要說我的胆子，一個人使不了，除去讓我給老虎搔癢癢我不敢去，什麼我都敢幹可得發財。」蝴蝶張道：「既那末着今天別出去，我給你同一個人來，見面一說，准要你有胆子，不但發財，還有你的便宜哪？」說着把眼睛斜着一飄，牙一咬下嘴唇兒，似樂不樂的看

着方小唐又不說了。方小唐急道：「你瞧你這股子勁兒，倒是往下說呀。」蝴蝶張嘴一笑道：「說什麼說，兩頭都不願意，你別出去，一會兒就來。」說完一轉身，一陣咯噔咯噔木頭底兒響，早又像穿花蝴蝶一般跑得沒了影子。方小唐怔了半天也不知想些什麼，不禁不由自己也笑了。猛聽屋裏有人喊嚷：「嘿！這是什麼烟哪？欺負老爺沒抽過是怎麼着？老爺抽烟給錢，幹麼這末勁兒味兒的，說翻了你們歇歇兒，你也不知松二老爺是什麼人物！」方小唐三步兩步搶進屋裏，一看嚷的這位，正是那撥兒營混子裏頭一個姓松的，在營裏當什麼差使不知道，一天倒有大半天在這裏膩，膩味他，可又不敢得罪，平常就是敬鬼神而遠之，今天爲什麼吵不知道，反正得過去遞個嘻和，便趕緊走過去道：「松二爺，什麼事？又是那個夥計得罪您了？您跟我說，我把他散了，本來吃着稀的，拿着我乾的，不給我辦一點正經的，這不是誠心攪我嗎？」松子一聽方小唐的話裏有刺兒，便冷笑一聲道：「得了，掌櫃的，您別當着我罵夥計，姓松的有錢，什麼地方都能抽，犯不上聽閒雜兒！」方小唐一聽松子軟不吃，硬不吃，也有點往上撞氣，爽得弄你幾句，看你又怎麼樣？正要張嘴，外頭有人搭上話了：「這是那位，大清早晨的，別介，瞧我了。」話到，人到。方小唐回頭一看，又是皺眉又是高興。進來這個，身高不到四尺，小腦袋，小臉龐兒，小鼻子，小眼兒，尖下巴，嚙下頰兒，薄片子嘴，留着兩撇小鬍子，穿一件補套補釘的白夏布大褂，洗的都成深灰色，白襪

子，雙樑鞋，手裏拿着一把棕金摺扇，一搖三晃，滿臉帶笑走了進來，方小唐認得這位也是一位賦匠，本人幹什麼不知道，據這些烟友兒說，彷彿是一位念子曰的，肚子裏不錯，就是窮點兒，抽烟不正經給錢，還得給他墊個什麼點心茶葉小費，就有一樣好，人和氣，能說，什麼三國，列國，西遊記，封神榜，上到三十三天，下到九幽一十八層地獄，山南，海北，胎，卵，濕，化，醫，卜，星，相，簡直就叫無一不懂，沒事說個什麼古蹟兒，笑話兒，還真能傳神，她姓夏，名子叫煌攸，大夥兒一起閑，都管他叫瞎黃雀兒，這個人除去沒錢之外，倒還不討人嫌。方小唐趕緊笑着道：「夏二爺您真不晚。」夏煌攸笑道：「今天晚了，每天我來的時候，屋裏還沒人哪。」方小唐道：「您來了好極了，松二爺挑了我們夥計的眼了，您給岔和岔和吧。」夏煌攸笑道：「呦！松二爺，那您就不對了，大人不見小人過，宰相肚子裏跑駱駝，你是老爺，他是兵……」松子道：「瞎黃雀別瞎哨了，您是鬼子他是鷹，對不對？」大家全都哈哈一笑。方小唐借着這個碴兒，趕緊告訴夥計給松子換一份烟，松子接過烟來，拿鼻子一聞道：「是不是，這怨我吵嗎？這個烟比那個強得多。」說着拿起烟杆子挑烟燒着話也沒了，其實還是那份烟，給他換了一個蛤蜊殼兒。方小唐一看沒事了，可就想起方才進門那個戴帽子大個兒，四下一看，果然跟那撥兒營混子不是一事，在儘西頭一個晃着床上臉衝裏躺着意思是睡着了，最奇怪的是依然戴着帽子，並沒有摘下，便悄悄叫夥計一問來人要

烟沒有？夥計一搖頭說：「他說他頭疼沒癮，先躺一躺，後抽烟。」方小唐聽着更是可怪，沒有跑到烟館養病的，正在一怔之際，院子裏木頭底兒又響，咕噥咯噥蝴蝶張從外頭同進一個人來。方小唐一看，哈哈一笑道：「我當着是誰？原來是陳三爺，裏邊請吧。」陳勤綬微微一笑，向方小唐一努嘴，方小唐會意，便向陳勤綬道：「三爺，您來得巧極了，我正要一件事要找您商量哪，您不是懂得字畫嗎？昨天有人送來一軸字畫，要押一百兩銀子，蘇東坡畫的竹子，我瞧着不懂，您給我過過眼好不好？」陳勤綬道：「字畫我懂一點兒，可不大內行，你要叫我瞧瞧也可以，在什麼地方瞧？」方小唐道：「這裏人太多，您累一趟跟我到後頭掌掌眼。」陳勤綬道：「那也沒有什麼，走先瞧去然後抽烟。」說着跟方小唐就走了。松子一口烟才抽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真是有錢的王八大三輩兒，姓陳的上半年還連整褲子都沒有哪，現在也人物了，姓松的不是讓這一點小嗜好給拌住，汗馬功勞早立下了，衝這個我把他忘了，不吃飯餓，不抽烟我倒瞧他癮得死癮不死？」伊老爺也跟着啞了一聲道：「松爺您這話一點都不錯，我要不是貪上這個，您猜怎麼着？紅頂兒是造謠，怎麼着也不至於落到現在這個樣兒，要忌，明兒咱們一塊兒忌，您猜怎麼着？准死不了？」夏煌倏笑道：「得了二位，我也抽烟，我可不該說，惟獨咱們抽烟的起誓都白起，癮一過足了，什麼地道說什麼！癮一犯上來，不但應誓，什麼不能說的也能說，不能幹的也能幹，不用說別人，就拿說

我說吧，真能耐沒有，要說混個衣溫食飽，進不算賸吹，現在不就是這個神兒嗎？忘，說是够六百多回了，一天也沒有忘過，還告訴衆位一個笑話，我還拿抽烟的編了一段玩藝哪，自己罵自己，臨完還是拙，說忘管什麼？」伊老爺道：「怎麼着您還編過玩藝兒？是西皮？是二簧？還是八角鼓兒啊？」夏煌倏道：「都不是，我編了一段秧歌調。」伊老爺道：「這個倒真有意思詞兒您還記得不記得？您消遣一段怎麼樣？」夏煌倏道：「詞兒到記得，不過在烟館裏唱這個，有點不合適。」伊老爺道：「那沒什麼別瞧都抽烟，誰也沒有說自己對的，您消遣一段兒咱們解會子悶兒。」夏煌倏道：「可是詞太缺德，唱出吵子來，您可給我搪着。」伊老爺道：「沒錯兒，沒錯兒，您消遣一段兒。」夏煌倏喝了一口茶，又咳嗽了一聲，便把嗓子一扯唱道：「哎，這鴉片兒開花香又香，有紅有紫又有黃，噲，噲，一噲，一噲，男女老幼全都把他抽上嘍，噲，噲，一噲，一噲，他怔說抽烟的他們福綿長！」拿腔拿調，有滋有味兒，可着一屋子人叫了一個通天的好兒，伊老爺道：「再來，再來接着，接着，您猜怎麼着？我還真愛聽。」夏煌倏笑了一笑接着又唱了下去：「哎，這一盞油燈一杆槍，一個枕頭一條兒床，白天不起黑天不睡冷熱陰晴他全不懂嘍，噲，噲，一噲，一噲。他過了整整三年可沒見過太陽！哎，這蒿子杆的槍來太谷的燈，人頭大土冷籠兒蒸，他一槍到底趕緊又把磁茶送嘍，噲，噲，一噲，一噲。他倒說走了仙氣兒有點心疼。哎，這鴉片烟開花梗兒長，先抽進去買賣後抽進去

房，寸地沒離，睜着眼兒把家敗壞，哈，哈，一哈，一哈哈，他好比伍子胥就剩下單人獨馬一根槍。哎，這抽烟的老爺賽過神仙，不懂苦惱與愁煩，爹媽兄弟的飢寒飽暖他全不管，哈，哈，一哈，一哈哈。他媳婦要是跟人跑了他倒喜歡。哎，這鴉片烟開花葉兒像刀，百煉的金剛也難逃，脚踩賊船染成嗜好，哈，哈，一哈，一哈哈，這人成惡鬼判。小筆一勾把你那號頭兒取銷。」夏煌倏啞着一條嗓子，亂這末一唱，苦這末一唱，唱珠子。這時候人又多了，好兒更多了，夏煌倏也覺着露了臉，便笑。您聽這段玩藝兒怎麼樣？我這一共二十四段兒，那些段兒我沒敢話沒說完，叭的就是一下子跟着堂郎一響，一個茶盤子從對面

打在烟盤子上，烟燈也碎了，油也洒了，跟着就聽有人罵：

「你是誠心鬥氣兒來的，今兒個太爺是子孫娘娘下廚房，

！」夏煌倏一時高興，唱了這末幾句唱兒，沒想到會

，沒法子，說軟和的吧：「得了，那二爺，我已交

一句話沒完，姓那的已經進了過來！」「費話，唱

手揪夏煌倏胸脯，一揚那隻手就往臉上打去。

一聲喊：「別動手！」飛跑而入一隻手隔開

瓜子直流汗

「伊老爺

滾，顧不得再說什麼，撒腿往門外跑去，不防

夏煌倏正撞在來人身上，情知又惹大禍，急待

「德行，你瞎了眼啦，往人身上走，什麼東西！太」

綬到後頭去談私秘，話沒說了幾句，一聽前頭吵起來

話，回頭再說，我先瞧瞧去。」撒腿往外頭就跑，一看

命把兩個人隔開，夏煌倏往外一跑，正赶上蝴蝶張也從後面

給撞一個跟頭，自己壓在底下，一時又掙扎不起來，便一邊

好陳勤綬也來到，趕緊過去生拉活扯，把夏煌倏給扯了下來，

道子，一件破夏布大褂，簡直扯得成了零碎料子，夏煌倏顧不得

是撒腿就跑。蝴蝶張一看夏煌倏跑了，才慢慢站了起來，一邊擺著

的活撞喪呢！真是倒霉，大清早晨遇見這末一個冒失鬼！」夏煌倏一走，

老爺掛不住了，剛才讓夏煌倏唱，是自己的主意，人家現在爲唱這一段，連打

己要不交待兩句，顯著不够朋友，想著站了起來道：「得了那二爺你饒了我吧，人家唱人家

的，你不愛聽就拉倒，你也犯不上動橫的是不是？您猜怎麼著？我就不佩服您這樣的光棍

，真橫的主兒，我也見過，講究長槍大馬，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誰的龜兒硬碰誰，

「他媽

可平靜，伊

站著算自己的，躺下算人家的，刀軋在脖子上，槍尖杵在肚子上，連眼睛毛都不許眨一眨，那才叫有橫骨頭，您這叫踩病鴨子腿，踹寡婦門，罵沒氣兒鬼，平沒主兒的墳，那算什麼人物？高死了，兩字批語，混混兒！」伊老爺借著那點烟氣兒，一陣大啣特啣，二那子他可知道別看伊老爺混得這樣兒，人家後頭可有硬靠山，還真得罪不得，便冷笑一聲，

，您說的全有理，我是混混兒，我不通情理，您有胆子，您是英雄，「說着又冷笑兩聲，松子沉不住氣了，接過來冷笑一聲道：「二那子頭，惹不起事你可要惹，人家馬上讚兒了，你又餒了，什麼骨頭？我

營混子，可是沒怕過誰，不用說雞毛蒜皮咱們沒二怔過，就是現在

我都沒往心裏去過，他不是也幹的咱們家的差使嗎？……」松子還夢

去了：「費話，你不怕他，我就怕他了，我怕誰，我怕蝎子他媽！你猜怎

吹……」方小唐聽他們所說，越說越不像話，趕緊挨座兒請安道：「衆

是捧的我姓方的，諸位都當着差使，當然什麼都不怕，姓方的可是個苦

就指着這個混飯吃，要是大小鬧出點事來，諸位都扛得住，可就苦了，

位還是多捧我，不拘那位少說一句也就行了。」這幾個人嘴上痛快，已

了，當時各人挑烟過癮，一點聲兒都聽不見了。陳勤綬一拉方小

有瞧完哪，您再辛苦一趟，咱們把他瞧完了好不好？」方小唐會意

出了屋門，到了後院，陳勤綬道：「剛才我說的話，您覺得怎麼樣？」方

拔我，我還不感激您嗎，無奈有一節，這事怎麼說，可透着有點懸那

托您的福，可以翻翻身，可是一個出點岔兒，就許來個滅門九族，這句

們這裏這位葛大人，可不是好惹的，加上手底下那些位，那位也不弱，

厲害，誰能得手。倘若一個不俐落，人家怕什麼？咱們可受不了，三爺，

意嗎？可就是得想到了才好。」陳勤綬冷笑道：「方爺您的胆兒也大，

憑什麼平地登天哪！方爺您就放心吧，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，可

。」方小唐略一沉吟，便向陳勤綬道：「得，依您，就那麼辦了，我聽

「好我還得趕緊走。」說着，轉身就走了，方小唐送他出門，再到屋

兒，已然不見了，趕緊叫夥計一問，夥計說：「那位一聲兒沒言語就走

忽聽門外括拉括拉一陣馬蹄聲響，正在一怔，又是一陣脚步聲兒，從外頭擁進

帽穿官衣雄糾糾氣昂昂扛槍捧刀的官兵。領頭的兩位，是個小兵官兒，一個人手裏一桿大槍

藍紅的纓兒，雪亮的尖兒。頭戴青呢得勝盔，灰馬褂兒，沿寬青邊兒，灰色開氣袍子，青緞

子官靴。透出十分精神，一進院子，喊一聲：「四外散開！」這百十來號人，唿嚕一下子，

就把前後院滿圍了。這二位官兒邁步進屋，滿臉帶笑道：「驚動！驚動！兄弟王開甲，這是我們弟兄馮進先，沒事不敢攪諸位清興，奉總鎮葛大人諭下，派兄弟們到這裏請諸位辛苦一趟到衙門問兩句話。」這時候屋裏這些人簡直跟出了殃一樣，那裏還說得出一句話來，除去哆嗦就是出汗，連坐起來都不易了。」

抖，更是胆怯。在這一

成跟陳三說的事出了毛病，站在那裏不住一個勁兒

完不了，不如自己先找個台阶，能把自己摘去，也省得丟醜，便兩手使勁捧住心口，慢慢蹲了起來，滿臉陪笑道：「喝！王大哥跟馮大哥，咱們真有些日子沒見了！您二位真發福，今天這檔子八成兒是掌櫃的得罪人了，葛大人不能不蓋蓋面子，二位大哥，這件事瞞不了您，真要把他一帶去，可就苦了，得了您衝兄弟我的面子，饒了他這次，叫他趕緊就收，您二位回到大人那裏就提全是傳言，並沒有這末一回事，大人全憑二位一句話，也就沒事了，您可就積了大德，其實就是把他弄了去，至多也就是打上幾十板子，罰幾個錢，還有什麼大了不得，方掌櫃也是交朋友講外面的人，事後必有一番人心，全在兄弟我身上……」伊老爺還要住下說，王開甲把笑臉兒一收道：「您說的全不錯，不過總鎮大人既派我們來，我們就得來，叫我們怎麼辦就得怎麼辦，您的一番好意，我們哥兒們領了，叫我們蒙蔽總鎮大人，我們沒那個胆子，就求諸位全都辛苦一趟吧，好在您也明白，這也沒有多大了不得，總鎮大人也不過是